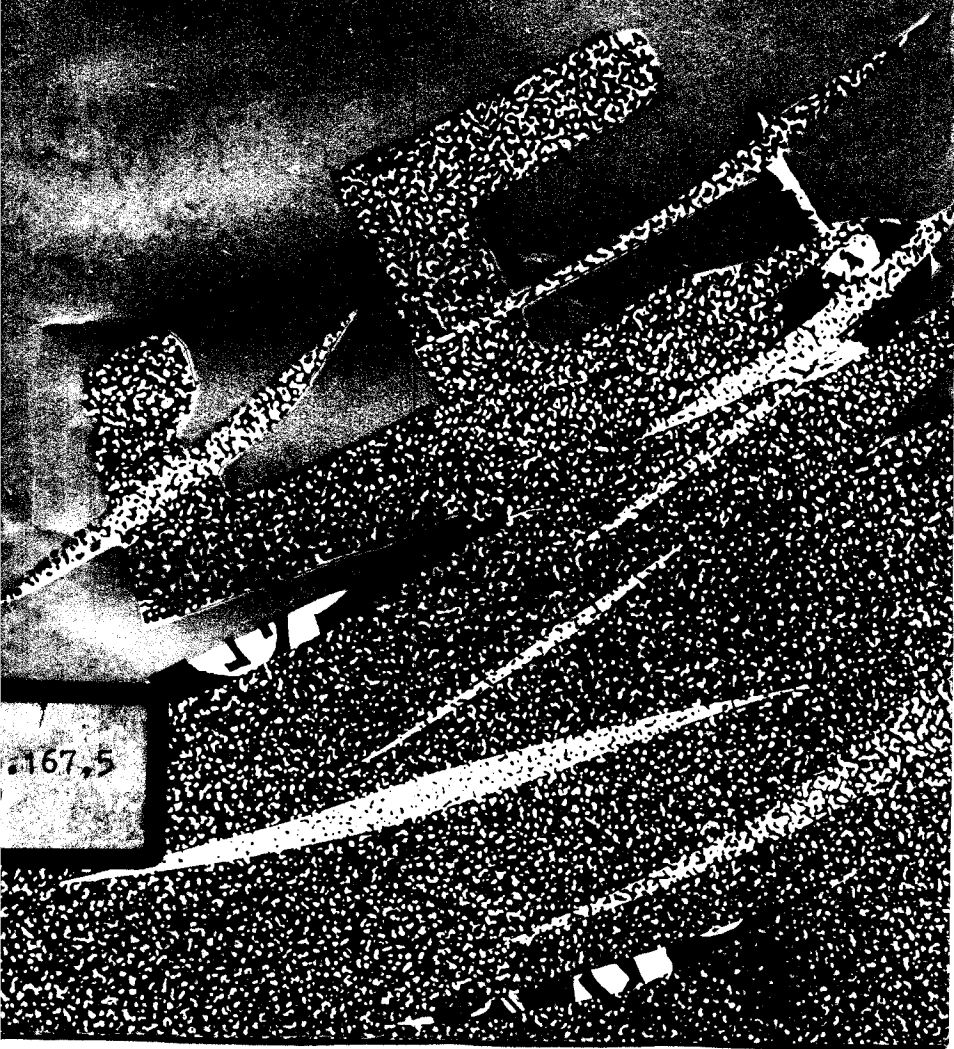


希特勒之谜

〔美〕沃尔特·C·兰格著
单俊毅 佳韵译



K835.167,5
3-10

希特勒之谜

[美] 沃尔特·C·兰格著

单俊毅 佳韵译



新 华 出 版 社

B

711634

希特勒之谜

〔美〕沃尔特·C·兰格著

单俊毅 佳 韵 译

张 强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插页2张 107,000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5011-0652-5/D·115 定价：2.30元



△ 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



△ 希特勒的父亲
阿洛伊斯·希特勒

▽ 襁褓中的希特勒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在兰德斯堡监狱 △与异母姐姐安格拉在一起

▽与最喜爱的电影明星在一起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1)
希特勒的神话	(1)
纳粹宣传中的希特勒.....	(13)
同僚对希特勒的评论.....	(29)
希特勒的家族	(67)
希特勒家族	(69)
以后的岁月	(84)
希特勒的心理之谜.....	(103)
父亲对希特勒性格的影响	(108)
寻找合格的向导	(109)
母亲及其影响	(112)
希特勒的爱情、婚姻观	(114)
以象征的方式表达早期冲突	(115)
信念的根源	(118)
对死亡的恐惧	(119)
渴望返回母体	(122)
素食主义	(123)
性受虐狂	(124)
女人气	(125)
同性恋	(126)
早年学校岁月	(128)

后来的学校经历	(129)
父亲的去世	(130)
报考艺术学院	(132)
维也纳的岁月	(132)
投射	(135)
第一次世界大战	(137)
德国的战败	(138)
性格的转变	(139)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	(143)
早期政治生涯	(144)
起来夺权	(147)
大发雷霆	(148)
害怕受支配	(149)
纪念碑	(150)
演讲术	(151)
希特勒的几种结局	(153)
索引	(158)
译后记	(172)

希特勒的神话

1936年，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并使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来描绘自己的行动，他说：“我以一个梦游者的准确把握，沿着自己的路线前进。”当时，世界颇受震动，认为就6700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来说，这番话非同寻常，德国已经变成了国际危机的中心。梦游者的路线已使希特勒通过了许多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并准确无误地指引着他，使他的成功和权力登峰造极，史无前例；不过，也把他引诱到今天濒临灾难的边缘。他将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受崇拜和最受蔑视的人而载入史册。

许多人停下来扪心自问：“这个人这样干是真诚还是欺骗？”当然，只要稍稍了解他过去的的生活，就肯定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记者已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观点。但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全部希特勒的助手以及许多最能干的外国记者都坚信，希特勒实际上相信自己是伟大的。福斯报告说，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见许士尼格时，

对他说：“你认识到你是站在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德国人面前吗？”他还曾对劳希宁说过：“我无需你们的赞同来证明我历史上的伟大。”^①一次，斯特劳斯曾信口开河地说希特勒恐怕搞错了。希特勒对他说：“我不可能错。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历史性的。”^②这种有关个人的陈述很多，不一而足。奥克斯纳尔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他觉得在德国历史上，没有人具备象他那样的素质。是他使德国人登上优越的地位。^③

他还相信自己是最伟大的战神，他对劳希宁说：

我并不玩弄战争。我不会允许“将军们”向我发号施令。战争是由我指挥的，进攻的准确时间将由我定。将来只有一次是真正的吉祥如意。我将以不可动摇的决心等待着这一次，我不会让它白白流逝……^④

希特勒还认为，在法律事务方面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法官，站在德国议会大厦前不会面红耳赤。在对整个世界讲演时，他说：“在最后24小时里，我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庭。”^⑤

他还相信自己是整个德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他花费大量时间去设计新建筑，并计划要重新塑造所有城市。尽管他实际上没有通过艺术学院入学考试，但他相信自己是这方面唯一有才华的鉴赏家。几年前，他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任命他们为一切艺术问题上的终审判官。但当他们的判决使他不快时，他就罢免了他们，自己亲自挂帅。无论是经济、教育、外交、宣传、电影、音乐，还是妇女的服饰方面，他认

为在各个领域里自己都是一位无可置疑的权威。

他也对自己的强硬和残忍洋洋得意：

我是数十年来、也许几个世纪以来最强硬的德国人之一，我在所有德国领袖中具有最大的权威……但最为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的成功。我无条件地相信它。⑥事实上，他对自己权力的相信已接近万能之感，并愿意表现这一点。

继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以来，他对自己的天才、自己的直觉，也许可以说是自己的命运无限自信。他认为现在自己绝对正确、战无不胜。在他看来，与他对着干是“大逆不道”。无论从哪一方面反对他的计划都是亵渎神明，对此唯一的回答，是立即毫不含糊地表现他的万能。⑦

另一位外交官谈了相同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逻辑性和现实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和伟大……⑧

因此，几乎毫无疑问，希特勒坚信自己的伟大。现在我们应当探讨这种信念的渊源。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把希特勒的信念归于这一事实——即他非常相信占星术，经常同劝导他行动方案的占星学家接触。这肯定不符合事实。所有了解希特勒、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都摒弃了这种看法，认为这是荒谬的。他们一致认为，寻找这种外部来源的帮助，与希特勒的人格毫不相干。荷兰公使馆的消息提供者持相同意见，他

说：“元首不但从不打开占星图，而且原则上反对使用占星图，因为他感到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⑨有迹象表明，大战以前某个时候，希特勒曾禁止在德国搞算命和占星术活动。

不错，乍一看，希特勒似乎可能在这套东西指导下行动，因为这会赋予他自己绝对正确的感觉和信念。这些传说大概起源于纳粹党早期。根据斯特劳斯说，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曾经在一个名叫哈努森的人那里定期听讲演课和大众心理学课。哈努森当时一直在搞占星术和算命活动。此公聪明透顶，把怎样通过举行会议来取得最大戏剧性效果的重要性大量灌输给希特勒。根据现在所知的情况，他从未对这场运动有任何特殊兴趣，也未对应采取何种行动路线说三道四。哈努森与一批占星术家有某种接触是可能的，当时在慕尼黑十分活跃的冯·维甘德曾提到过这一点。通过哈努森，希特勒也许与这批人有过交往，因为冯·维甘德写道：

我第一次与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相识。1921年和1922年，他与坚信星相预兆圈子中的人接触。有人常常窃窃私语，说“另一个查尔曼和一个新的帝国”将要来临。希特勒对这些占星预报和推测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但他并不反对利用这种预言促使公众信任自己，推动当时年轻、激烈的运动。^⑩

可能，从此以后，他与占星学家有联系的神话就传开来了。

尽管希特勒博览群书，作过一番研究，但无论如何，他

并未把他的绝对正确或万能归功于自己智力上的奋斗。恰恰相反，一谈到指导国家命运方面，他就奚落这种智能根源。事实上，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极低，因为在各种不同场合，他讲了下列这些话：

次等重要的事是智力训练。

受教育过度的人，充塞着知识和才华，却没有任何健全的直觉。

这些恬不知耻的无赖(知识分子)总是比其他所有人懂得更多……

知识分子更加专横跋扈，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疾病。

希特勒相信是上帝派他到德国来的，他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要完成。除了他是被选中来拯救德国人民和重新塑造欧洲以外，他对这项使命的范围大概不太清楚。怎样去完成这项使命，他也胸中无数。不过，这对他无关紧要，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声音”会向他传达他应采取的步骤。就是这种声音以一个梦游者的准确把握指引他前进。

我执行上帝授予我的命令。

现在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德意志帝国，神圣上帝的旨意要我贯彻完成日尔曼人的任务。^①

如果这个声音讲话，那么我就知道是行动的时候了。^⑫

由于他坚信自己肩负着一项使命，并得到天助神佑，所以他就大肆宣传这种信念，使德国人民耳濡目染。

很多人认为，这种命运感和使命感是由于他的许多成功而产生的，这可能不对。在我们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设法说明希特勒多年来就怀有这种感觉，尽管这在早些时候才成为一种自觉的信念。希特勒曾谈到，战争期间有几件事证明，他在受到上帝的保佑。其中最令人惊愕的事情如下：

我与几位同志一道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一个声音似乎在对我说：“起来，到那边去。”它非常清晰、非常急迫，我乖乖地服从了，仿佛它是一道军事命令。我立即起身，随身带着罐头饭，沿着战壕走了20码远。然后我坐下来继续吃饭。不久，从我刚离开的那段战壕里发出一道闪光，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里的人都被炸死了。^⑬

据说，由于瓦斯伤害，希特勒曾双目失明。当时，他住在帕斯瓦克医院里就有一种预感：“我卧病在床时，就想到我将解放德国，我将使她强大……。”^⑭

这些经历一定与慕尼黑的占星学家的预言相吻合，但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提到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详谈他信以为真的上帝引导。也许他感到，宣称这种事在运动刚开始时对事业有害无益。然而，正如冯·维甘德所指出的那样，他并不反对利用这种预测来达到个人目的。当时，他

满足于扮演一位“鼓手”的角色，因为这样他可以宣告真正救星的降临。即使那时，在希特勒的头脑中，鼓手的角色并非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天真无邪、微不足道。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在审判中的证词证明了以上这一点。当时他说：

你们可以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史册，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做部长高出千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首席指挥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的字样。我感到自豪，这位人物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只满足于把名字留给后代，而不愿有任何头衔。我想当“鼓手”并非出于我的谦虚。这点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区区小事。^⑮

希特勒在兰德斯堡呆了一段时间后，再也不把自己当作“鼓手”了。偶尔，他用马太的话来描绘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在荒野里呼喊的声音”。不过，他经常以“元首”自称，这个名称是他们一道被监禁期间海斯选中的。^⑯

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越来越清楚：希特勒把自己当作弥赛亚救世主，他是命中注定要领导德国走向荣耀的。他时常提到圣经，运动开始呈现出宗教气氛。他自己和耶稣基督

的对比日益增多，这些对比也塞进了他的谈话和演讲之中。例如他说：

几星期前，我来到了柏林。我看了科夫斯丹达姆的商品交易，那种奢侈堕落、邪恶不公、任意挥霍以及犹太人的实利主义使我万分厌恶，我简直不能控制自己。我几乎想象自己是耶稣基督，当他到了自己父亲的庙里时，发现它已被货币兑换商占有。我完全可以想象，当他抓起一根鞭子、把他们鞭打赶出时，他会有何种感受。^①

根据汉夫史丹格尔说，说这番话时，他把鞭子猛挥了一圈，仿佛要赶走犹太人、黑暗势力以及德国和德国荣誉的敌人。底特里奇·厄卡特曾发现希特勒可能会成为一位领袖，在目睹了他的表现以后，就说：“当一个人千方百计把自己与耶稣基督等同起来时，那么他进精神病院的时机成熟了。”希特勒并不是与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是与疯狂的、鞭答人群的基督等同一起。

实际上，希特勒对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不太敬慕的。虽然他成长起来时是天主教徒，并在战争期间接受洗礼，但后来却与教会直接割断了联系。他认为这种耶稣软弱，不适合当德国的救世主。假如要把德国拯救出来，领导它走向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位德国的救世主一定是强硬的、残酷的。

作为一个基督教教徒，我的感情把自己指向作为战士的上帝和救星。我的感情把我指向那个人——他曾经

非常孤独，受到一群追随者的包围，认出这些犹太人的本来面目，号召人们起来与犹太人斗争。天哪！他是最伟大的，他不是一位受难者，而是一个战士，我既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又作为一个人，以无限的爱心读完了那一段，它告诉我们最终上帝怎样以自己的力量强盛起来，以及怎样抓起鞭子把那帮蛇蝎心肠的人赶出寺庙。为了这个世界，反对犹太人毒害的斗争是多么可怕。^⑮

希特勒还对劳希宁谈到，“犹太人的基督信条具有女人气的怜悯道德观。”

从以上证据看来，尚不清楚新的国家宗教是不是希特勒计划中的一部分，也不知道发展到这个程度是否可行。不错，罗森堡曾长期宣扬这种方案，但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后，才有迹象表明，他倾向于采取这样一种激进的步骤。可能他感到在作这种变动以前需要力量，或者他一连串的成功非常惊人，因此人民会自发地采取一种宗教式的态度来对待他，这样或多或少就会使这项方案明显起来。不管怎样，他已毫不犹豫、道貌岸然地扮演了上帝般的角色。怀特告诉我们，当他受到“嗨！希特勒，我们的救星”的致敬时，就对这种恭维语稍稍弯了腰——并且相信它了。^⑯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越来越有把握地相信他是真正“被选定的一位”，认为自己是第二个耶稣，被派遣到世界上来，建立一种以残酷和暴力为基础的新的价值体系。他爱上了能发挥这种作用的自我形象，并且用自己画的像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

他的使命似乎把他引诱进更伟大的高峰，他对短暂的救星作用不满足，只有这项使命把他推向更高的目标——他应为未来的世代树立榜样。冯·维甘德说：“在重大问题上，希特勒对他留给后代的名声、成功和失败的记录从不含糊。”^{②①}但让他这种榜样放任自流的发展，他也不满意。为了确保将来，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在完成使命中恪守原则。因此，他想，他对德国人民来说，应该是一个不朽的人，样样东西应当搞得规模庞大，以适合希特勒荣誉的纪念碑。他认为一座永久性的建筑物是那种能延续至少千年的建筑物。他的公路应称为“希特勒公路”，这些公路所能经受的时间必须比拿破仑的道路更长。他应当永远做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在这个国家留下他的印记。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世代活在德国人民心中。

许多作者，包括哈夫纳、赫斯和瓦格纳^{②②}都声称，希特勒已经为他自己的陵墓制订了庞大的计划。我们许多消息提供者由于早些时候就离开德国，所以无法证实这种报道。但是他们认为，上述报道非常可能。这座陵墓在他死后将要成为德国的麦加。陵墓将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约700英尺高，所有的细节已经拟定。还有人说，1940年征服法国以后，他首次出使巴黎就去访问了残废军人院，以研究拿破仑的纪念碑。他发现这座纪念碑许多方面有缺陷。譬如，法国人把拿破仑像放在一个洞里，这样就迫使人们往下看，而不是高高地往上看。

“我决不能犯这种错误，”希特勒突然说道，“我懂